

## “内卷化”冲击下的中国学术职业

查强

查强 (Qiang Zha):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 qzha@edu.yorku.ca

过去一年,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中国学术界也遭受了重创。中国大学的学术评估工作出现了大转折。过去十年, 人们对在被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因此, 这些期刊被认为是顶尖期刊。科研人员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不仅会为其带来奖金奖励, 还会在学术评估中得到优待, 从而获得晋升和人才计划的机会, 进而增加个人收入和研究资源。在顶级 SCI 索引期刊上发表论文, 科研人员可以获得高达 85 000 美元的奖金。因此, 中国在 SCI 索引期刊上发表的年论文数量从 2009 年的 12 万篇激增至 2019 年的 45 万篇。

但存有悖论的是, 中国科研发表的强劲生产力并没有转化为创新。中美贸易战暴露了这一点, 揭示了中国在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控制方面的严重不足。中国的重点大学被认为缺乏重大技术开发和转让。中国顶尖科学家施一公揭露了一个惊人的幕后原因: 中国的大学没有很多原创性或突破性的创新。他进一步警告说, 中国大学当前鼓励发表的做法不一定会促进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相反, 它可能会带来表面上的繁荣, 仅仅增加发表的规模和数量。因此, 中国教育部和科技部于 2020 年 2 月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 要求不将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评价的直接标准。根据新政策, SCI 相关指标 (如 SCI 收录期刊发表文章数、期刊影响因子、

出版物引用次数) 不得作为研究价值的直接证据, 取消直接依据 SCI 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2020 年 12 月, 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 要求修改教师考核评价制度, “坚决摒弃 ‘以刊评文’, 破除论文 ‘SCI 至上’”。

2021 年 5 月 21 日, 中国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指出了目前考核实践中存在的指标单一化、标准量化、结果功利化、盲目跟风等问题。意见要求建立一个市场评价、中长期评估和后期效应评审的多元评估体系。意见表明了改革中国科研评估机制的紧迫性。

### “内卷化”难辞其咎

“内卷化”被认为是造成上述悖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内卷化”这一概念最初被人类学家用来描述某些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与人均财富减少之间的联系。“内卷化”现在在中国部分地区愈发普遍, 这些地区的大多数人工作更加努力, 但在社会阶层跃迁方面进展甚微。当把这个概念迁移到学术职业时, “内卷化”指的是大多数大学研究人员更加努力工作并发表更多论文, 而中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实力却没有显著增长的矛盾情况。这一事实生动地证明了上述悖论: 一方面, 越来越

多的中国大学因论文发表和引用升至全球大学排名前列，但另一方面，美国利用中国的技术瓶颈在贸易战中限制中国。具体而言，国际研究出版数据记录显示，中国在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化学、数学和物理等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超过美国。然而，在《中国科技日报》最近引用的 35 项关键技术限制中，大多数都与这些特定领域有关。

内卷化何以导致这种效果？人们认为资源的稀缺会使社会变得内卷化。面对特定社会所需的稀缺资源，社会可能会发展特定类型的机构，尽其所能追逐和分享稀缺资源；上述机构的演变越复杂，社会就越复杂。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来对一些旨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建设项目（即“211 工程”、“985 工程”和“双一流”计划）或奖励高素质人才项目（如“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些项目吸引并集中了大量资源。许多省级政府效仿这种做法并在地方一级推出卓越项目。这些项目不仅集中了资源，而且还将评估标准（和权重）聚焦于高被引期刊（被 SCI 索引收录的期刊仅占有科学与工程期刊的一小部分）的论文，着实创造了一种稀缺的局面。

这种由“SCI 主义”制度驱动的稀缺状态促使中国大学和研究人員將注意力和努力集中在解决眼前的稀缺问题上，即要敏锐地抓住上述优秀项目的机会。这种情况通常会通过快速周转工作来提高生产力。有些学者甚至为了在 SCI 期刊上发表而使用有针对性的策略。

更糟糕的是，资源的稀缺阻碍了我们的认知功能和表现。稀缺性很可能将我们推入一种境地，这是一种完全关注供不应求的资源或机会的状态——通常以扩大我们思考和

想象的认知空间为代价。缺乏认知空间会抑制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反过来又会阻碍设想大问题和实现长期目标的能力，并导致只能完成中程（middle-range）而非创新性的工作。因此，稀缺性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学术界如何发生内卷，更重要的是，稀缺性可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 未来的发展

上述政策措施表明，中国政府努力打破已陷入困境的知识生产内卷循环，并致力于重振创新和高影响力研究。然而，结果可能取决于或者受制于某些内部和外部条件。

从内部看，中国规模庞大，因此资源持续稀缺。例如，即使在全国排名前 100 的大学中，大学间的收入差距也可高达 30 倍。稀缺性制度（scarcity regime）是一种自然的政策选择，它已被证明在实现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卓有成效。可以说，稀缺性确实提供了一种专注红利（focus dividend），在这种情形下，因为专注于单一的追求，生产力会有所提高。这种聚焦红利的效果，满足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超越他国的需要。如果替代机制不能到位并有效发挥作用，那么路径依赖带来的惯性可能会使其重走老路。事实上，虽然中国已禁止使用 SCI 相关指标，但尚未批准任何替代评估机制。

从外部看，学术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带有稀缺性制度的特征，它主张将投入重点放在顶级机构和研究人员身上，通过不断严格的选择将研究回报最大化。因此，研究人员被迫在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尽可能多地发表文章，从而有良好的引用表现，研究人员所在的大学在学术排名上也能从引用中受益匪浅。如果中国大学的排名结果在这种新的政策环境中受到阻碍，那么政府（以及大

学)也有可能希望重新使用旧规则。